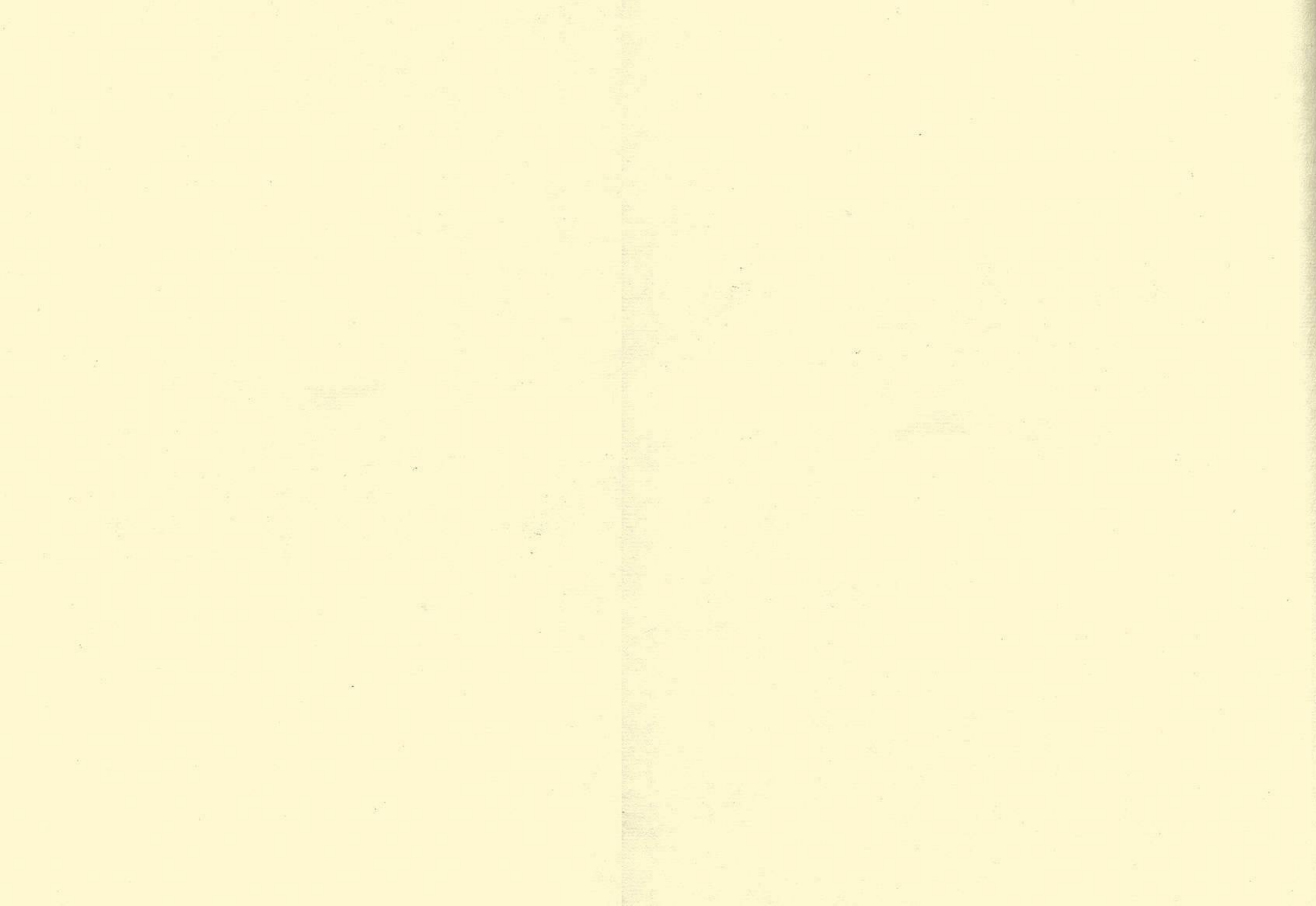


文章正宗

三



文章正宗卷第二

辭命三

高祖八關告諭

漢元年十一月召諸縣豪傑云云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誅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償傷人及盜抵罪項氏曰抵當也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應氏曰按按次第堵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生訕諭之按告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所謂若時而降民大說者也

為義立而發喪告諸侯

二年三月三日老黃公述說漢王云云漢王曰善

於是云云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以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灌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意

祠祭詔

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

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大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更

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祀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

縣為公使下詔蓋追書云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

赦天下令

時方平頃籍
以位故不言詔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與音相干今天下事畢

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漢祠祭詔及此令才數語而事
理曲盡存之以見漢詔簡嚴之

體云

今諸吏善遇高爵詔五月詔界曰民前或相

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
法教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害大為人奴婢
者皆免為庶人又曰云云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

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顏氏曰人君謂自
君其人上謂天子立吏前曾

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

元禮顏氏曰
元當也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

有功勞行田宅蘇氏曰行音行消
之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

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顏氏曰
顧反也背公立私守尉長

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立心且廉問

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顏氏曰廉察也
字本作覲音同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
朝太公太公家

公曰素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
蓋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五月詔云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顏氏曰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

曰皇不預國政故不言帝

獄讞詔 七年制詔御史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

六百八十三

文二

三

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

尉廷尉亦當報之謂顏氏曰當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

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刑法志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下詔云

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省之意

定口賦詔 十一月一年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顏氏口程法式也吏或多賦以為獻

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

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求賢詔 同上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昔得賢人

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
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
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立絕也賢人
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
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音贊侯下諸侯王御史
中執法下郡守晉氏曰中執法中丞也愚謂此詔令頒行之次第也其有意稱
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文氏曰郡守自往勸勉駕車遣之遣詣相國
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按高紀
五六今所取止此蓋餘多直書其事故也十二年三月之詔其辭誰文至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
大二百三十八言公十七
負矣非王者買已之言故不錄後放此

文章二

四

文帝議犯法相坐詔

按文帝以元年十月即陳十二月下此詔蓋即位後第一詔也班氏載於刑法志而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書於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故也不然則山東老嫠扶杖聽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動邪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

按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族之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御史云云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臣愚以為如其朕聞之法正則民懲罪止則故便文帝復曰云云

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必
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
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
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
及謹奉詔盡除
收律相坐法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元年正月有司請建
太子所以尊宗廟詔云

云本文無答字
今增之後放此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慝志
顏氏曰
慝快也

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

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
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

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
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三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
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
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不
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按
上曰以下疑是面論有司之語有司固請乃以子啓
為太子時帝即位財數月有司之
建白文帝之謙讓皆可為後世法

議振貸及養老詔三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

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服曰沾
音反沾

為民父母者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孟曰沾音屋檐
之檐顏曰並通

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顏氏曰振起
也俗從其非

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

天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顏氏曰稟給也鬻淖

或以陳粟也宜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

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闕視

丞若尉致不滿九十番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令列侯之國詔

二年冬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

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

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

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氏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

○明年十一月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緣侯勃免丞相就國

大司馬八十五小司馬七十二

文二

六

日食詔

十一月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

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適讀曰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

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唯二三執

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

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

不及旬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

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音搖費以便民朕

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憫下板反是以設備

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俸其罷衛將軍

軍大僕見焉遺財足顏氏曰遺由也今當減留錢凡充事而亡餘皆以給

傳置顏氏曰傳張懸反置者置驛傳之所

除誹謗法詔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顏氏曰高后元年除妖言今

此又有誹謗之罪是中間曾重複設此條也詆妖同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

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

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顏氏曰謾欺也初為要約而行祝詛後相欺詛中道

而止無實事也此謾音慢又莫連反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

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顏氏曰抵觸也朕甚不取自今

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養士九月遂

下此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

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

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按此議起於賈誼詳見後

勸農詔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

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故親農焉尚身而吏未

加務也吾詔書數千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

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

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六月

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瘞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

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

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檢文帝即位十一二

年間減租稅半者再除租稅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

及之者豈非躬行節儉之效

此議起於晁錯詳見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貧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

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三三大夫之行今萬

家之縣云無疵心令宜實人情是吏尚貧賈之道未備也

其遣謁者勞詔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二匹及問民所不便安

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貧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

除肉刑詔十三年五月刑法志云齊太倉令淳于公

有罪當刑詔獄徒繫長安其少女

絳紫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入為官婢以贖

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云云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畫履以為戮而民弗犯

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刑左而

姦不止其咎安在茲乃朕德之薄而教之不嚴書其首

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罪詩曰民之

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云云制曰可

增祀無祈詔

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

大三百六介小九十二

文二

九

長

釐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

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按十三年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

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今祈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文帝過則自歸福則衆共古帝王周心也

議佐百姓詔

後元年三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或薄

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
益顏氏曰度謂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從事於未以農者蕃者顏氏曰未謂丁商之業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顏氏曰散也音糜六畜之食
焉者衆與細大之義五呆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
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
思無有所隱也

與匈奴私親詔

後二年六月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
之外不安其生顏氏曰夷狄荒服故曰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

大司十四十七

文二

雨十一

折亦畿字不

二者之外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

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
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
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
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
相望結轍於道韋氏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今
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
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遺詔

七年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生曰萌靡不有死

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念之母感嘉生

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

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又臨以罹寒暑之

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

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

于天下君王之上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

福方內安寧靡有以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

帝之遺德惟年之冬及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

復於登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氏

曰帝自言或者言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其令

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耳其令

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者自當如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漢詔作

也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官殿

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罷

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已下於墟也服大紅十五日

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氏曰當言大功小功布

與功同文帝自率二意為之非有他不在令中者皆

以此令比率音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對陵山

川如其故毋有所改按文帝此詔乃知喪之也然

本文益為吏民設耳君

也可緣此而短其喪乎又高帝無遺詔景武以後亦不復有蓋特出帝意而非故事也觀其辭非知死生之論者不能孰謂帝不知學乎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直救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週闡梁不異遠方除誅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欲不受獻罪人不祭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

大司馬

文二

十一

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其懼焉為孝文皇帝立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千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高皇帝廟宜為為帝者入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徙民寬大地詔

元年正月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饒陬無所農桑穀畜或地結以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也

寬大地者聽之

頌繫老幼等詔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老年八十以下六歲以下以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

鞠繫者頌繫之頌氏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極指按

東四年又詔諸年八十非計古殺傷人他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闢殺人及能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聵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使民者也

獄詔後元年春正月

獄重事也人有知有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

大二十六十三

八二

十三

木別

令治獄者務先寬類氏曰嚴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過失

令二千石脩職詔後二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類氏曰紅

讀曰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

廟築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

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凶害彊母孳弱農毋暴寡

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令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

各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

萬民李曰年食縣丞長史也奸法與盜盜李曰奸

法圖法作

新也類氏曰與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不事官職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

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亂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計其終始間或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以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以石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復高年十孫建元元年四月

大言七十六

文二

十四 沐列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明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者艾也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臣等共親外迫公事內之資財是官孝心闕焉朕其哀之自平九十以上已有受鬻鬻法粟以為廢鬻鬻鬻之六反為復子孫石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赦鴈門代郡平士詔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出上谷

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刀七百級廣救失師而還詔云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矣匈奴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

師古者治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

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
妄行棄軍而北少吏如禁文氏曰少吏也用兵之法不勤
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方士卒之罪也
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
行非仁聖之心朕聞衆庶陷罪欲刑取改行復奉正
義厥路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朔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
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表耆老

日加惠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姑以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新

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庶不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闕
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
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修朕燭幽隱勸
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等上書不舉

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進謂之辨德

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無益於民者
罔上者死附上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
存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是此所當黜也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

風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封丞相弘詔

元朔三年十一月弘代韓彭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

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封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少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襲其以高城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戶封丞相弘為平津侯

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

自弘始也

報公孫弘詔同前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

入可六十七小可一

文二

十一

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立言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

令禮官勸學詔

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

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顏氏曰道也

感焉諸朝其令禮

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與禮以為天下先

顏氏曰舉禮樂

而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宗鄉黨之化以禮樂

承相公請為博士置
弟子弟自奉養益廣

遣謁者巡行詔 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

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憺怛日者淮南衡山

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保於邪說而造篡弒顏氏曰休

誘也音如戎亥之戊非休惕之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

之為虐已敷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

夫老眊孤寡鰥獨或置於乞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

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

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

大二十五小六十五

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系三八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勿無贅聚也顏氏曰即就也各遣就其

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

遣博士循行詔 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不眾又禁兼并之塗

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 期音暮暮

有餘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

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

史因乘執以優恭庶邪何紛然擾也今遣博士

六人分循行天下疾無以自振業



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
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入賢宣厥道士有特招
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寬失職姦猾為害野
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
聞按食貨志今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皆以興
利而楮大等之出亦為舉兼并之徒是時張湯方
用事蓋其所建請也而此詔乃以存問鰥寡獨行
君子為之辭豈其誠哉存此以見武帝詔令大抵出
於空文非
高文比也

遣博士循行詔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
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

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稻草與
稻並生高七八寸因
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
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
救飢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察茂材異等詔元封五年四月名臣
文武欲盡詔云云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于

里顏氏曰蹏蹏也奔蹏謂
乘之即奔立則蹏人也士亦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晉氏曰負俗謂
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

而已顏氏曰泛駕泛覆也音方勇反音馬有逸氣而
不循軌轍跡者跡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

也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

國者

止田輪臺等詔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

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

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饑水草有溉田五

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雖刀貴黃金采繒

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

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茲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斤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徒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

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焉孫為便臣謹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云云

文二

十九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顏氏曰每口是重

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由輪臺輪臺西於車

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氏曰開陵侯匈奴降者危須尉

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

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其圍車師降其王諸

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音副漢軍漢軍破城食

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

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

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斯留甚眾顏氏曰斯留言其前後離斯不相遠也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

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與也又漢使者久留

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

卿大夫與預音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廼者以縛馬書

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廼至郡

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

哉或以為欲以見彊顯氏曰見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氏曰其繇曰枯楊生華

奴破不父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

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

將於黼山必克頽氏曰行將謂遣將卦諸將貳師最

二十六方小六十三

文二

二十

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黼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

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嘗來匈奴使

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

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

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耐音飢渴失一狼走千羊

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

田輪臺欲起亭遂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

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

侯之賞以報忿立伯所弗能為也按大鴻臚不且匈

奴得漢降者常搜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

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獲

火之失亦上集不得類氏曰言邊塞有闕出逃去之

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邊塞有乏又其人後降

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既不上書有降者來及當

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馬復因養

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田馬

方略補邊狀與計對按此武帝悔過之書也其事有

送匈奴使者三明封侯賞以報忿四方帝志盛氣壯

時聞羣臣此請必餘然從之笑更變知難乃始悔文

而復安實有賴焉方諸呂刑秦哲蓋訪佛其遺意云

又食貨志言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

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

文二

者秋八月
詔云云

往年災害多今年耗爨多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

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詔曰此歲不登民匿於

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元鳳二年六月詔曰

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與馬及

苑馬三輔太常郡得以救粟當賦三年春正月詔曰廼

者民被水災頽匱於食朕虛倉稟使使者按困之其

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

郡受牛者勿收責六年春正月詔曰夫農者國之本

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未能家給朕其賜焉

減賦錢有司奏請減賦三上許之按是時霍光用
事優修孝文之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詔辭又皆
簡質可尚不事空文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者如始元
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
民所疾苦免失職者二千三月振貸種食五年夏罷
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榷酤秋
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春正月
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二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
勿收凡此皆與民休息之事也
觀相之所條奏者其殆此乎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本始二年五月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
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羗昆明南越百蠻鄉
風款塞來直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
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百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

伏詞上十七

文二

二二

君甫

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一可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

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

置廷平詔

刑法上云武帝時張湯趙禹之屬

則傳生議所欲則予死比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位廷史路温寄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乃下詔云云

間者吏用法巧文寔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
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
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
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

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天

地震詔

四年三月即國四十
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
之上未能和羣生廼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
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
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一六博問經學之士毋有
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
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
賦大赦天下上以宗廟重素服避正殿九日。按漢
自文帝日食下詔之後雖為故常不皆
出於誠意此後非他
有闕繫者不悉錄

嘉霍光詔

地節二年三月

文二

廿三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
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
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安寧功德茂
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

如蕭相國

是時
光堯

爵王成詔

三年三月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

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後詔使丞相御史
計長吏

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
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佞史多為虛名

罷車騎等屯兵詔三十四年十月

廼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而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屯兵軍屯兵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十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晡不忘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庶載臻茲然而俗化幽闇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有喪者勿繇事詔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喪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類氏曰徭事謂役使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心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類氏曰誠愛結於心仁厚之云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

諸子夫諸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減鹽費及歲上繫囚詔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

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聞之今年郡國頗被

水災已振貸鹽晉氏之食而實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

下鹽費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氏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類

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

稱今繫者或以公擗牽若飢寒瘦死獄中瘦音吏何用心

逆人道也朕甚之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

瘦死者所坐名縣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顏氏曰

大正三十一又三十一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君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詔詠君先也

博舉吏詔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藝鬱三丁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

吏民厥身修正世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

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按宣帝此詔最為知本然亦聞當時有能舉其人以

副上意者惜哉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

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

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顏氏曰析為兩謂分破律條要生端以出入

人增辭飾非以成其罪莫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
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
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
使客韋氏曰厨謂飲舍傳謂傳舍類氏曰使人及越
職踰法以取名譽實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過者過度之過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
出今年租賦

封海昏侯詔三年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顏氏曰祭

也當明於仁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

戶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四年

朕惟老耆老之人髮齒漸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一作

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

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

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

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刑志曰景帝三

歲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云

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勿

報詔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志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親奉祀詔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益小吏祿詔

二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

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韋氏曰

斛則益五斗

褒黃霸詔

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右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後徵為京兆尹坐乏軍興貶秩存詔歸潁川太守言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焉者下詔稱揚云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

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寡贍助貧

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由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

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平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乃帛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五鳳二年八月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客禮待昭平詔二年正月

蓋聞五帝三王禮之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心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

之位在諸侯王下按此蕭望之之議也事見後

戒不杜邪詔黃龍元年正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由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竹仲反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公其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言為意朕將何任

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

張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

其徒眾以取其稟者或自給

於是其姦御史察計簿疑

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母相亂

按舊說以為宣帝平時

體始務行寬大今玩其辭意正謂吏不禁姦邪縱釋

有罪為非而欲察計簿之欺

元帝遣光祿大夫循行詔

初元元年四月

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問者地數動

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忡

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

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後招顯側

大正〇五十一小三〇九六

文二

二十九 隆仲

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

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虐無憂矣書

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議律令詔

刑法志云宣帝建廷平獄刑號為

令宣帝未及修正元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

令煩多而不約自典又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

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

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

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作山甫將明之才不能因時廣

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摘摭微細判舉

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按此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與而亡施行之實云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具之居

類氏曰帝自謙言不其令諸宮館

希御幸者勿繕治大僕減穀食焉水衡省肉食獸

按元帝詔令為而天下者甚眾然恭顯用事朝無善政豈能使以實被上澤今特存一二不盡錄也

罷擊珠崖詔

珠崖虜殺由人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

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

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

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

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

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其事見後賈捐之議

災異赦天下詔

蓋聞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自月光星辰靜黎庶

康寧考終厥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

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

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毀壁木飾壞敗獠道縣
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
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變然至於斯風夜兢兢
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年間者歲數不登元元
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其聞之郡國被地動災
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
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
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按元帝之詔因災異而
下者亦多今不悉錄

報貢禹詔初元二
三年間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

大三十卷八十六

文二

大三十一

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
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
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辦護生家雖百子
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
自輔

賜蕭望之爵邑

詔宣帝疾太子太傅望之受
遺詔為前將軍輔政上即

位數宴見言事申書命弘恭石顯久與振
奏望之等朋黨請誦者召致廷尉免為廢人
後數月制詔
御史云云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

少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車

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以為宰相會望之

白望之教子上書歸罪於上教召望之望之乃自殺

元帝無剛明之德故一不能終全師傅之恩後世人主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繇與由同間者陰陽錯謬風雨

不時朕之不德靡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

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媮與偷同朕甚閔焉永惟丞庶之

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君之宮

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

農百官各省弗為保赤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

之禁丞相御史與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

者哀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正意

赦天下詔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

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

吉士雍蔽雍讀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

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

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養如貧民賜

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後者民

一級女子百戶生丁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條責丞相御史詔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上以詔條責丞相于

定國等

郎有從東方來也言氏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必以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公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

對母有所諱定國上書自劾歸侯印賜安南半駟馬罷就第

議罷郡國廟詔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朝皆親盡

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共議未及施行永光四年乃下詔先罷郡國廟

云云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適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用尊親以立宗廟蓋以成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禮貌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夫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等七十人皆曰宗廟在郡國者宜無修奏可詳見後章古成等議

議廟禮詔

龍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正制禮立朝廟四極宗之廟萬

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新廟也朕獲承祖宗之重禮未滿戰栗恐懼不敢自議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以為高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云云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成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

大正小五十四

卷二

五

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宣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奏可詳見後

赦天下詔二年二月

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求惟百姓之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晦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夫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女子六 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

三月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寧惟陰陽不調未
燭其咎屢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
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
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
氣湛掩日夕奪光廼壬戌日有食之天見大異以戒
朕躬朕甚悼焉冀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
之士各一人

赦天下詔六月

三月十四日

六二

三五

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云
成功困於饑饉二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
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赦天下詔

四年
二月

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屢遭凶咎加以邊竟
不安師旅在外賦歛轉輸元元騷動窮困亡聊犯法
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朕甚痛之其赦天
下所貸貧民勿收責

日食求直言詔六月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寧遠

朕暗于大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
不惑是以政令多還平內曰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
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
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廼六月晦日有
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
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
意無有所諱

初陵勿予 已詔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
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
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
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
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虜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
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議封甘延壽等詔建昭四年春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
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
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
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

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
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
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
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
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
治詔公卿議封焉

事見後劉向請封
延壽等事中

赦天下詔

五年
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
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
兢兢業業匪敢懈怠德薄恩曠教化淺微傳不云乎

大正十七年

文二

二十七

冊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
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
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
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文章正宗卷第二

